



(一)

有句老话,北疆看风景,南疆看人文。

在今年6月之前,上述观念,吾深信不疑。北疆,来了数次,北疆的四季,山川河谷,如数家珍。不敢说安语,至少北疆带“A”的景点都去过,从两个“A”到五个“A”不等,一个“A”直接忽略!因缘际会,今年6月,我来到了福海县沙尔布拉克镇。

逐水草而居的人,年年都要做一道必选题——骑着马儿,手执长鞭,人牛羊马驼一同埋头“赶路”。马毕竟是马,人骑在马背上,不光要看路,还要照顾四畜。对于逐水草而居的牧人而言,牛羊马驼就是他们全部的当家,恨不得全都拴在裤腰带上。如果,他们有孙悟空的能耐,掌握“大品天仙诀”、懂得“七十二变”,或能将庞大的队伍,“变变变”,缩小再缩小,放入“百宝袋”。

一般,赶路人性子急,早早入睡却辗转反侧。慢性子能熬成急性子。夜不能寐时,数星星太浪费时间,数绵羊越数越多……他们一心盘算着,家当还有什么没收拾,连同刚出生的幼羔,牛羊马驼共有多少?河边的蓆衣和晾衣绳别落了,树桩边晾晒的柴火记得带上……天气多变,早晨清凉、中午烈日当空,下午闷热、傍晚最安逸,夜半凉风袭人,一定要多穿衣,出身闷汗都比着凉感冒强。

赶路人活脱脱跳出梦乡,与其不寐,不如起身拾掇拾掇,整个家都在马背上。马驮到哪里,家就在哪里;走到哪里,就在哪里安营扎寨,河谷、溪边、山前、山后……睡不着,索性夜色下出发,苦中作乐,披星戴月。凌晨四点多起床,日上三竿时,一天的路程已过半。晌午烈日当空,找个靠近水源的地方,烧壶茶,歇个脚,补个回笼觉,觉补够了,再次启程朝山的那边进发。米热是家中豪杰,个子不高,干活利索,三两下,热气腾腾的奶茶便已润到了心窝里。红红的柴火,热气熏着眼睛和面庞,如隔着薄雾,蒙着面纱。火光让米热的五官更加立体,更有棱角、有层次、有色彩。米热的存在让人舒服、安心,如蝴蝶在花丛中飞舞,如蚕宝宝破茧而出,如横行霸道的螃蟹一生数次蜕壳……而米热的老公和孩子,则坐在花毡上笑眯眯地看着转来转去,走来走去,忙前忙后的女主人。用手掌柜并不是啥都不干、啥都不用操心,而是有人负重前行。米热的老公能享受这份清闲,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!

(二)

米热一家,带着他们所有能移动的财产,靠着“4路”的体力,每年四月从冬窝子移到春牧场,再到夏牧场。9月初,陆续从夏牧场返回秋牧场,最后回到冬窝子。冬窝子地势低,呈凹状,背靠丘陵,天然地势和地理屏障能有效抵挡呼啸的寒风。水草丰满的夏牧场,牛羊马驼的膘能否完成能量转换和守恒?物质虽然不变,但存在形态和形式总在日日新、日日鲜。米热说,现在条件好了,不少邻居在“逐”水草而居方式上有了变化。以前,纯粹的人力、畜力,如今,租辆车,一两趟就把牲畜全部转移到了夏牧场。“租一辆车要三千元,我们舍不得!”米热说话时,双目未能直视,悄悄地转向,而侧面并没有移动的物体。显然,好希望米热并不希望我看到她闪烁的眼神,并不希望我洞悉她内心深处的窘迫和自尊!

“嘟嘟”米热在召唤她口中的“小儿子”。嘟嘟是只牧羊犬,也是米热的警卫员、哨兵。在务实而稍微有些严肃的米热跟前,光会卖萌可不行,必须要有真才实学。可不,嘟嘟在队伍行进过程中,始终走在最前端,左前方、右前方,时刻保持高度警觉,如一位训练有素的侦察兵,不时更换位置,正可谓“敌动我动,敌不动,我仍动”。

米热说,有嘟嘟在,悬着的心放了一半!“如果哪天没有了嘟嘟,行吗?”米热答道:“肯定不适应。”人与动物之间的信任和依赖,如此单纯而浓烈,浓得化不开、浓得让人妒忌。米热把肉切成小块,方便嘟嘟进食。嘟嘟嚼一口,抬个头望望米热,再吃一口,再看一眼米热。食物扫光后,嘟嘟会蹲在米热小腿边,蹭一蹭裤腿,挠一挠痒痒,希望得到“母亲”的赞赏。古人云,承欢绕膝,长辈们喜欢儿孙满堂,蹒跚学步的孩童在芳草庭院里追逐打闹,欢笑声横扫阴霾和忧郁。而米热和嘟嘟,少了人间的伦常,多了自然界的和谐,我开始理解米热说的“肯定不适应”。嘟嘟虽然是动物,但并不亚于人,它是有灵性的,忠诚、尽责、感恩、善良,人身上的美好品质和闪光点,在嘟嘟身上都能感受到。米热说,一年中有半年时间在这段路上,多了枯燥之味、少了丰富多采。这条路,说长不长、说短不短,估摸着单程五百公里,一年一趟往返,千余公里,只多不少。在米热眼中,吉拉大峡谷—沙尔布拉克—红山嘴,是祖祖辈辈走的老牧道。沙尔布拉克是进出夏牧场的必经之地,在卫星云图可见,沙尔布拉克像个布袋口,经由吉拉大峡谷或红山嘴牧道,“布袋口”一开,百万牛羊马驼来如风、去如风……

◎这条路,说长不长、说短不短,估摸着单程五百公里,一年一趟往返,千余公里,只多不少。在米热眼中,吉拉大峡谷—沙尔布拉克—红山嘴,是祖祖辈辈走的老牧道;沙尔布拉克是进出夏牧场的必经之地,在卫星云图可见,沙尔布拉克像个布袋口,经由吉拉大峡谷或红山嘴牧道,“布袋口”一开,百万牛羊马驼来如风、去如风……在阿尔泰山和准噶尔盆地之间是广袤的四季草场。这里是牛羊马驼的天堂,也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主产区之一,还是地理标志认可的奶源地。高空鸟瞰四季草场,由南到北,地势由低到高;由北到南,地势由高到低。白雪覆盖的山巅,笔挺的针叶林,郁郁葱葱的草甸,盆地中心是荒漠,依次呈现……生物多样性使得这里有了“金山银山”的美誉,还是世界植物资源的“种子库”……转运工具的机械化、古牧道的公路化,使得一年一次的往返、长途跋涉的迁徙,越来越简单、便捷。

—刘妍 文/图

福海系列之一

千里牧道



◎“只有在草原上生活,我觉得日子才是日子……”爷爷望着远处,略有所思。

(三)

米热与邻居们商量好似的,一户一户通过,遇到“拥堵”高峰点,骑马上前,商量谁先谁后。在这天地之间的大草原,个人在大自然面前往往是无力的!退一步,让一步,多了情分,少了意气用事,说不准,哪天家里有个急事,找人帮忙至少张得了嘴,办得成事。米热说,如果遇到对方着急,一般会在旁边等一等,休息一下,等半空中飘着的烟尘散尽,再“重启”。

前不久,她还遇到波拉提被小马驹“绊倒”的事情。那天十点多,波拉提一家的牲畜顺利通过了沙尔布拉克关口。继续行进时,波拉提四处张望,发现少了一匹黑白相间的小马驹。小家伙十分有个性,当然长得也让人过目不忘。波拉提牵着缰绳,掉转马头接近马驹,而小家伙就是不愿让靠近,左躲右闪,在碎石、悬崖、草丛、矮树之间灵活变化,玩起了“躲猫猫”。波拉提人如其名,“钢铁战士”,心中愤愤不平,随即掏出套马索,在半空中转了几个圈,小马驹十分机敏,迅速躲闪,波拉提的做法落空了!一次、两次、三次,波拉提与小马驹玩起了“转圈圈”,小马驹越转越欢,波拉提越转越恼火!“吁——吁——吁——吁——”吆喝声愈发急促,挥鞭套马索的频率越高,失败次数也越来越密集。波拉提心生莫名情绪,一种久违、一种被激怒、一种失而复得的勇气……“姜还是老的辣”,最终,小马驹落入了套绳。波拉提刚刚因发怒而变形的眉头终于有所舒展。

米热与嘟嘟的温情、波拉提与小马驹的对抗,各有各的精彩,千人千面,或有不同乐趣!

转过这道山梁,草原上有道大裂缝,有一定宽度和深度。牛羊马驼若是跌落,基本没有能爬起来的。牧羊人下马仔细察看,“这是今年的新情况,或许是三月融雪时,洪水冲出来的深沟……”这给所有牧羊人带来了共同的焦虑!搭桥、绕道、填沟,比较不同方案之间的优劣,牧羊人决定联合其他几位修一道简易的绳索桥。毕竟是临时搭建的小吊桥,每次只能让一只羊、一匹马、一峰骆驼通过,效率十分低。赶路人赶的就是时间,与太阳赛跑,变则通。这位牧羊人索性在沟里放了几块木板。牲畜缓缓地下坡、上坡。下坡起得猛,难以控制速度。羊倒是小心翼翼,看到前面的停住了,则会呆呆地贴着羊尾巴;马性子急,随时碰撞,现场乱成了一锅粥……牧羊人心疼摔倒的牛羊马驹,在下坡、上坡处又加了数块木板,如此,牲畜通过的速度明显加快。深沟里的烟尘滚滚,仿佛发生了“大件事”。远处,近处的牲畜,在两座山之间的峡谷中,竟形成了“S”形经典构图画面。从凌晨三点始,等了数小时的摄影发烧友,如何轻易放过他们口中“百年一遇”的自然画卷。尘土遮蔽了部分光线,营造出或明或暗的光影,光线穿透灰尘,隐隐约约洒落在草原上;而这光线是不均匀、不规则的,无心的设计、无意的光影,人在其间渺小至极,心生悲凉!

(四)

在“布袋口”,除了一阵又一阵遮天蔽日,还有一道独特景观,公路上特殊的“行人”。山体裸露的岩石,不规则地凹凹凸凸。车在找路,牲畜也在找路,一群牲畜通过,一凹需要二十多分钟,可这不是个案,整个小镇公路沿线都是特殊的“行人”。司机按捺不住性子,数次按喇叭,牛羊马驼早已见怪不怪。天性善良的大尾羊听到“嘀嘀”声后,至少走快了几步;而慢吞吞的“牛魔王”,依旧我行我素……车子没法朝前,毕竟路面上都是牛羊马驹。哪一只、哪一匹,不是牧羊人的心肝宝贝!同行的小伙子实在忍不住了,一边走出车门,一边脱去上衣,随后,将其扭成一团,衣服是其道具,是其羊鞭,外加大声吆喝,羊蹄起落的频率明显加快,蹄接蹄、羊赶羊,羊群的躁动起伏有韵律感,一高一低、一凹一凸、一前一后,如海浪又如退潮……阳光照在路面上,“金钱”落在他的短袖衣服上,人在羊群中并没有违和感。小伙子名叫木黑提,家在吐鲁番,来福海工作,他说:“小时候,我常放羊……”

牛的慢吞吞、骆驼的稳重,人不断穿梭其中,犹如游动的精灵,看着木黑提的背影,在羊群中扯着嗓子唧唧地喊着,声音极有磁性,背影透着光,他并不高挑的身段瞬间变得高大,在天人合一的自然画卷中,真是帅极了!

“累了,躺在芳草地上,闭上双眼,舒服极了……”木黑提边说,嘴角边向上扬起。我的眼前浮现了画面——蓝天白云绿草地之间,牧羊人心无旁骛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,睡醒后,从布袋里取出冬不拉,随心所欲地弹着,他弹的不光是天人之间的道,还有心中的旋律!

独特的地理位置让沙尔布拉克成为必经之地,一条双车道的公路穿过小镇。大部分牧羊人选择让牲畜穿公路而过,牧羊人挥着羊鞭,不停地“吁——吁——”羊天生胆小,喜欢左顾右盼,只要领头羊迈开第一步,大部队就会尾随跟进,这应该就是老话中所说的“羊群效应”。

过了公路,翻过小山坡,地势瞬间开阔,马儿冲锋在前,那万马奔腾的恢宏气势,天地为之动容,山川为之震撼!

不甘示弱的阳光拼命冲破浮尘的阻挡,试图与芳草亲密接触,屡试屡败,屡败屡试!浮尘试图冲破“布袋口”的禁锢,微小的浮尘数量不计其数,齐心协力,一致对外。可尘终究是尘,力量再大,也无法冲破“布袋口”的束缚。站在高处,牛羊马驼是一个层次,浮尘遮蔽是一个层次,浮尘上方是一个层次,蓝天白云是一个层次;层次感多而丰富,是“布袋口”的一大特色,这无疑引起了摄影发烧友的极大兴趣!山坡上,穿着摄影背心的男男女女,站着趴着蹲着,端着“长枪短炮”,或摆弄着无人机的遥控器,抓紧时间,试图完整记录,“布袋口”里一个景观、“布袋口”外另一个景观,里外景观构成一幅幅动态图……

(五)

一个月前,牧民杰坎带着自家的五百只羊、邻家寄养的百只羊和五十余匹(峰)马和骆驼,从福海县齐干吉迭乡博列克托别村出发,朝东北方向一路挺进。风雨兼程、披星戴月,走了两百公里,抵达沙尔布拉克的春牧场。在这里休整二周后,他们将继续朝夏牧场行进。杰坎的不少邻居选择包车载牲畜,大大缩短了途时间;而杰坎,对此快捷的转运方式有所保留,哪怕运输成本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。

在阿尔泰山和准噶尔盆地之间是广袤的四季草场。这里是牛羊马驼的天堂,也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主产区之一,还是地理标志认可的奶源地。高空鸟瞰四季草场,由南到北,地势由低到高;由北到南,地势由高到低。白雪覆盖的山巅,笔挺的针叶林,郁郁葱葱的草甸,盆地中心是荒漠,依次呈现……生物多样性使得这里有了“金山银山”的美誉,还是世界植物资源的“种子库”……转运工具的机械化、古牧道的公路化,使得一年一次的往返、长途跋涉的迁徙,越来越简单、便捷。

沙尔布拉克山丘绵延舒展,两侧是长年雨水冲刷形成的沟壑,呈梳状密布的山地,山峦起伏跌宕,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;山顶是浑然天成向东南倾斜的岩石地貌,犹如一座座悬空草场,人站在顶端,胸有猛虎的威严感。芳草茵茵,繁花似锦,坡地平缓,无垠无际,恰似巨型毯一直铺到了冰雪皑皑的阿尔泰山脚下。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草原、野花……构成了美妙绝伦的画卷。走进草场,大片大片的金莲花、野菊花、蒲公英……蜂拥而至,恣意和张扬。一种久违的原始生命力扑面而来,一种禁锢已久的释放喷涌而出,一种来自远古的野性召唤着灵魂。人走多了是路,羊踏多了也是路,牲畜挤满了路两边,远远望去,后面还有更长的队伍从天的那一边冲过来,绵延不绝!色彩、形态各异的花朵,把绿茵茵的草原衬托得更加绚丽多彩。“天苍苍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”,清风徐来,齐膝深的野草与星星点点的野花窸窣窸窣,窃窃私语,泼洒的色彩一波波涌动、摇曳,如海浪般起伏;碧蓝的天空中,随风飘来的一朵云遮住了太阳,光依然如瀑布一样直泻而下,待阳光把云彩揉散,再次洒满草原,它已被过滤、洗涤,每一道光茫仿佛都是新的……

前进,不断前进,一条纵深百米、蜿蜒数公里的河谷,豁然断绝了“彩色”奔涌的征途。河谷两侧长满了落叶松,排成整齐齐齐的绿色方阵,郁郁葱葱、密密麻麻,宛如西天山的仪仗队。走近崖边,隐约传来淙淙水声,河水在崖底温柔流淌……平缓的山坡上,一簇簇林地,一块块绿草甸延伸其间,有些草甸上,远处青山融水入地下一形成一个个小池塘,边缘被茂密的绿草簇拥着、围裹着,池水清澈、明净,像是镶嵌在碧毯上的不规则镜面。我被这梦幻般的美景陶醉了,隔绝了尘世的喧嚣,远离了现代的繁华,时间在这里仿佛凝固!行走自然与心灵碰撞的奇景之间,身心被洗涤着,我仿佛又回到了美好童年,回到了那纯真与简单的世界。

(六)

杰坎的爷爷今年快八十岁了。常言,人生七十古来稀。本该膝下承欢、休闲养生,而爷爷闲不住,非要跟着杰坎一路走。拄着拐杖走路的爷爷,平地上颤悠悠,可一上马,双腿一夹、蹄下生风,爷爷骑了一辈子的马,马的四肢早已成为其身体的一部分。马背上怎么都舒服,步行反而迟缓、颠簸,爷爷年轻时带着儿子,年老了被孙子带着……

一碗热腾腾的奶茶下肚,爷爷双腿一盘,摆起“龙门阵”,开始讲故事——很久以前,战事不断,一位年轻将士身负重伤,倒在了芳草丛中。这时,天边飞来一只美丽的白天鹅,施展所救活了将士,自己也现为人形……二人日久生情,坠入爱河,成婚,诞下一名男婴,取名“阿克库”,意为“白天鹅”。难怪哈萨克人对白天鹅有着独特的情感,视其为纯洁美好的爱情象征、善良正义的化身。传说有传奇的元素,充满了想象力,以及对未知世界的认知和自圆其说。从理性层面分析,少了科学依据、逻辑支撑,但从某种程度而言,也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。类似的传说不胜枚举……动物、植物、人,蓝天白云、

高山草场,有形的无形的,宏大的微观的,所有的一切,环环相扣,山水相依,守护着美丽的草场、河流。

爷爷除了善骑马,马上生风、八面威风外,还爱唱歌。夕阳西下,晚饭前,家里的女人们忙着生火煮饭,爷爷坐在毡房外的草地上,弹起了心爱的冬不拉。骏马和诗歌是牧羊人的两只“翅膀”。骑马是草原上最便捷的交通方式,对草场破坏性极低。从古到今,时代不断变迁,出行交通工具不断变化,对于草原而言,骑马仍是较为快捷、环保的出行方式。快是人类生存方式的需求速度,环保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大自然的基本要求,人与自然,如何在天地之间共生共处共存?或许,我们能从民谣中捕获一些信息。爷爷的琴声悠扬、歌声如诗,“绵羊的仔羔,我的宝贝,草地上的小可爱,你在哪里哟,我的乖乖!”“褐色大雁鸭叫着划破水面,嬉戏喧闹点亮了大草原;像褐色大雁那样该有多快乐,放开歌喉让乐声滋润心田。”循着歌声,我的眼前瞬间又出现了一幅画——不远处的溪边,波光粼粼的水面泛起了涟漪,大雁低飞,长途跋涉,寻找一方水草落脚歇息进食。这只停歇的大雁,低头间发现水中竟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。它看得入神,突然一条小鱼游过,大雁纳闷,为何水中的自己面对食物一动不动?大雁索性一啄叼起小鱼,顺势地滑入胃中。大雁捕食场面,既紧张刺激,又自然而来。鱼是大雁眼中的食物,而大雁何尝不是不好好意的人眼中的食物呢?小鱼小虾、大雁天鹅,它们在不同生存空间和环境彼此存在、照拂。

生于斯、长于斯的爷爷,最亲密的朋友莫过于牛羊马驼、大雁、狐狸、兔子等。用歌声表达人类对动物的观察、感情和学习的过程以及收获的经验,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技能。缓慢而悠扬的旋律中,呈现的是爷爷豁达、宽厚的心态,万物和谐共生的自然观。爷爷每年有四个多月时间在草原上驻扎,年轻时,他带着儿子、儿子带着孙子,如今,孙子带着父亲、父亲带着父亲的父亲……出门时,大包小包,大小家具工具、生活用具、细软被褥,一个移动的家。或许,只有这种移动的生活状态,才能让爷爷更真切感受到生命的存在。又或许,爷爷自知天命难违,想在往后有限的时间里,多陪陪亲人,见证孙子的成长,恰到好处的一句点拨是身为长辈对晚辈最深的爱!“只有在草原上生活,我觉得日子才是日子……”爷爷望着远处,略有所思。

(七)

杰坎的妻子和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。每天从睁眼到闭眼一直在忙活——早晨挤奶、烧茶,中午为出生不久的羊羔喂食,下午洗衣、收拾毡房,忙忙碌碌,似乎没过多久便已夕阳西下、夜幕降临!

传统草原女性的生活比较辛苦,岁月无情地在她们脸上留下了各种痕迹。长期的野外生活,腿脚不便、风湿骨痛,那是极为常见的。日晒雨淋,三十岁左右的妇女看上去有些显老。尽管没有细皮嫩肉的表皮,婀娜的小蛮腰,却有着强健的体魄和黝黑发亮的麦色皮肤。她们的言行举止,内忍坚强、身体力行,教导着她们一代又一代的孩子,要勤劳、能吃苦、懂礼貌。当夕阳慢慢为草原蒙上了“金沙”时,炊烟从毡房穹顶袅袅升起。自昼在此似乎要结束了,可一天才刚刚开始。归巢的鸟儿、暮归的老牛,云很轻、风很柔,一切恰到好处。羊羔、牛犊、马驹欢奔嘶鸣,伴随着母畜呼唤幼崽的低吟,幼马也有一人多高了,可总喜欢在母马身边绕来绕去,或低头私语、或默契交颈。我回头一看,杰坎的妻子一身蓝白清爽的穿搭,尤为青春动人!衣服的蓝,也是透过毡房天窗可见的天空蓝,更是浩瀚星辰的蓝。蓝白配是草原最高级的搭配,是人欢快的姿态,一种不露痕迹的经典美;蓝白配,一半温柔包裹,一半轻盈盛放,不张扬、又耐看,这种美融合了自然美、野性美和人性美,历久弥新,越看越好看。一般的美是有侵略性的,有遭人妒忌的一面,能攻城略地般地入美眼、占领人心,而草原的蓝白配,人看后,躁动瞬间分解。人眼、人心,人欢的不是一时的激情和冲动,而是恒常的专一和宁静。忽然间,我感觉自己已变身为一棵树,一片云,不再忧心忡忡、火急火燎。草原上的醇厚自然风光,不但养育了牛羊马驼,还治愈了我和我的小伙伴。我们已经彻底融入沙尔布拉克的一草一木,一滴水,一片叶。最懂我们心思的是草原的风,风吹过河谷、吹过山坡,吹过羊群,抚过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我多想在小镇继续停留,与红花绿叶小草做伴、与大雁小鸟做邻居,见证牛羊马驼从眼前一遍又一遍走过,参与它们一年又一年地成长、繁衍和老去。能在草原上从容行走,与天地为伴、与雪山对话,躺着看日出日落、刮风下雨,躺着数苍穹的星星,看流星雨瀑布。如果生命可以按下“暂停键”,我愿意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留在此地;如果时间可以停顿,我更希望定格在这阿尔泰山环抱的天堂——沙尔布拉克,定格在这让灵魂回归大自然的世外桃源!

□ 本版标题书法 杨继龙 题